



冯骥才选集

2

冯骥才选集

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冯骥才选集（二）

冯 骥 才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 7/8 插页4 字数399,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10151·724 定价：（平）3.85元（精）5.35元



一九八二年摄于天津思治里



作者在绘画展览上表演作画（一九七九年摄）

二十四

现在又回到春天里。

春天来了，不仅是大自然的春天，也是这
 国的春天！

你看，到处冰消雪融，煦煦的春天的色彩，
 已经明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

当你的鼻孔对着一缕香波，嫩绿的小花，
 手里握着一片叶尖欲滴，新鲜的新叶；当你
 站在山岗间，放眼眺望，那融化的雪水，
 盖着冰片，随山溪潺潺流淌；当你漫步林
 间，仰望一片绿叶，有那春天里那新绿与春
 日的阳光中，若你夜间凭窗，耳听着
 风中传来的大雁的鸣叫，天地间回荡的是那
 旋律全成一曲……谁愿意用那嘈杂喧嚣的声
 音？谁愿意去用着那，你的记忆？

然而，没有鸟语花香的喧闹，但是那依然
 那道路上的脚步声。虽然春天来了，却有那
 再来。因为，那还是那，那春天，因为，那重
 痛苦的回响。需要我们去，也需要我们去……

为，将来，永远幸福地生活。

1979.9.27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三卷 中篇小说

铺花的歧路·····	3
斗寒图·····	143
啊! ·····	195
爱之上·····	277
雾中人·····	379
走进暴风雨·····	465

第三卷

中篇小说



铺花的歧路

第 一 卷

乌云在无声的静寂中汇合。忽然，闪电用它尖利的手撕裂天空；霹雳用它粗壮的声音的锤震撼大地；狂风扰动起一切空间。大自然在这紧张的喧啸中显出蓬勃的活力。万物被暴雨猛烈地、彻底地冲刷之后，涤尽了污垢，无一不呈现出本色。汹涌的洪流使旧日沉默下来的长江大河重新变得生气十足，然而，它不可抑制地冲决堤坝，泛滥开来……

回溯一下吧，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生活中骤起的无比剧烈的风暴！

这是光明赢得了胜利之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一次大反复。

一下子，无形潜在的对立，变得具体可见，尖锐地冲突起来，殊死地搏斗着。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日常的事物上移开，凝望着——一件抽象的最庄严的大事：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命运，也思考着自身。几万万，不管是投进，还是被卷进，都在这疾转的斗争旋涡中跃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在发生转折。

刹时间，界限没了，准绳没了，秩序没了。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更多的是废除而不是保留。存在的一切，都需要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一切人都要重新站队。一些人过了时

的面具揭去了，另一些人悄悄蒙上更应时的面纱。敌我友、真与假、忠与奸、是非和曲直全纠缠一起。赤诚的战士、政治的赌徒、利欲熏心的冒险家、化了妆的魔鬼，一时混杂不清。拔剑相向的双方有时恰恰是阶级的手足；并肩的伙伴很快又化为仇敌。这是空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不拿枪的大混战。

斗争渴望行动，行动需要精神。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巨大的标语，显示着一种空前激烈的情绪。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社会空气搅得异常紧张。当一系列暴烈的行为被奉为“革命行动”，而风行于世的时候，它的矛头所向，即刻化为灾难。检验它的代价无法计算。另一边，权威在被窃用，真理在被偷换。冒牌货总有它更为炫目的外表。隐身的骗子们在蜜果四边撒下拌了糖的毒粉，在征途两旁布下铺了花的歧路。分辨它，不单需要时间，还免不了经受痛苦的磨难、上当、受害，留下深深的创伤。这也是成就一身钢筋铁骨前真正的锤炼。历史即便在重复，也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形式开始的。革命是开天辟地，不是精雕细刻。它要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它把它的教训留给后人。

现在呢？炽烈的气氛象热空气注入人们的大脑。脑袋里的细胞发了酵似地膨胀起来……

—

白慧，十七岁的姑娘，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穿一身绿色的军衣，和她的同学们站成一排，横穿马路，象占领城市的队伍那样把一条街的街口封锁住。

身后是他们的学校。今天，另几个学校在这里联合开批斗

大会。白慧他们执行保卫会场的任务。

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色鲜红的臂章。在那过去的、使人不能忘怀的、可歌可泣的时代，红军、工人纠察队、农会，都戴过它。这是正义、光荣和神圣的标志。她感到今天戴上它，不单很神气，还意味着过去那严酷的斗争又回到身边，红色的天职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每人手里端一支军事操练用的模拟的木枪，并不觉得是一种象征。感觉是真枪，是讨伐旧世界残余的逼真的武器。

愤怒的火在白慧心里猛烈地烧着。心里没有杂质，火烧得那样纯，还有两朵炽热的小火苗跳到她细长的眼睛里。在挑起来的黑眉毛下边，闪出逼人的利剑似的光芒。这张白晰、清秀、少女的脸儿冷若冰霜。她抬着细俏的下巴，凸着微微隆起的胸膛，双手象拚刺那样端着木枪。自我的正义感在她身上塑造了一副感人的姿态。

她和所有的女同学一样，把辫子塞进军帽里。军裤簇新而碧绿；军衣褪了色，是爸爸当年的战服，曾在漫长的征途上雨淋日晒发了白，有硝烟熏黄和子弹擦过的痕迹。袖子上还有一个枪洞，正是爸爸当年负伤的地方。这个洞眼已经给一块略新些的绿布补上了。细细的针脚是死去的妈妈留下的纪念。爸爸一直珍藏着它。白慧非要不可，因为穿上这件褂子会感到充实，增添许多力量和勇气。

褂子大。她个儿不高，还没有长饱满。帆布腰带紧紧一扎，下边的衣襟象短裙一样张开。

后面有人喊她。她回过身。

一个瘦高、穿绿军衣绿胶鞋的小伙子跑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小伙子长得端正，脸盘瘦削，轮廓象刀刻那样清晰有

力。一双眼大而亮，显得很精明，只是两眼的距离近了些，挤在隆起的笔直的鼻梁两旁。他叫郝建国，现在改名叫做“郝永革”，是白慧的同班同学。原先，郝建国是学校团总支副书记，白慧是总支委员。目前，共青团不再工作；学校、教师、同学这些概念也不存在了。他们一切都是军事化了，“红卫兵”这个极端的组织取缔并代替了一切。郝建国做了连长，白慧是排长。噢，对了！连排长的胸前还都悬挂一只亮晶晶的金属哨子。

“白慧，批斗会马上开完了，各校押走的那些坏家伙都要从这儿经过。咱们拉开阵势，等他们来了，再狠狠压压他们的气焰！”

白慧嘴唇抿得紧紧的。在微微张开的唇缝里吐出了三个字：

“我知道！”

白慧吹响哨子，下了命令。她的一排人立即向后转。一排木枪头向着学校的大门。

大铁门漆成红色。一长方形的洋灰门垛上挂着校牌。在迅急扑来的新思潮中，校名改了，来不及重新刷写，就在牌子上贴一张刺目的黄纸，写上“红岩中学”四个墨笔字。大门两旁的高墙全被大字报盖住。这些大字报揭发、谴责、控诉昨天站在讲台上的所谓“有罪”的人。无数粗大的惊叹号和狂怒的词句混成一片。“我校必须大乱！”“坚决砸烂校党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大幅横标穿插其间。远处，教室大楼、办公楼、图书馆、实验楼，从下面墙根到三楼的陡壁也都给大字报和标语包严。看不见砖，象一个写满了字的大纸盒子。屋顶上插着红旗，站着几个绿色的小人影。那些小得勉强能看见

的胳膊激烈地挥动着。

校园里的批斗大会进行最后一项：呼口号。一阵阵接连不断的声讨敌人的怒吼，如同重炮阵地在打炮。巨大的声浪越过院墙，象擂动战鼓一样擂动白慧的心。她的脸颊火辣辣的，烧得通红通红。紧攥着枪杆的手背上的血管，象秋海棠的叶脉那样鼓胀起来。

郝建国大步跑到一排人面前，仰起头高喊：“同学们！敌人就要来到咱们面前。对敌人应该怎样？”他的声音很嘹亮，金属一般，象吹铜号。

“狠！”一排人整齐地呼答同一个字。

郝建国满意又振奋。他看了白慧一眼。

白慧没喊出声。她心里有更激荡的字眼。

大门开了。

被斗争的“罪人”排成竖行走出来了。按规定，他们穿蓝或黑的褂子和裤子。一律低头，垂着胳膊，慢腾腾地走来。两旁是持枪的学生，象押解俘虏那样。

这些人在白慧的眼里逐渐清楚了。高的、矮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白头发的、花白头发和黑头发的；还有的被剪成秃头的。他们一概失去了素日的神气。狼狈、灰溜溜、服服帖帖。一大群学生在后面呼口号。

郝建国在她耳边说：

“中间开个口。叫他们一个个通过。认罪、态度老实的，放过去；不老实的，打垮他的气焰！”

封锁线中间开一个小口。

白慧端着光溜溜的木枪站在一边，郝建国倒背手威严地站在另一边。第一个俘虏走到通过口。他在白慧硬梆梆的枪头前

停住了。郝建国用审问的口气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这是个瘦瘦的人，头发很长。他略微扬起头说，“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历史上当过……当过中统特务……可是早已结案了。”

“放屁！”郝建国立即怒叫起来，“什么结案？！以前结的案，今天都不算了！你那是给修正主义路线、给走资派包庇下来的！走资派搞招降纳叛，就是想用你这种人向无产阶级进攻，搞破坏！要不是走资派包庇，你早该给砸得粉碎了！你还不服罪吗？”

“我是有罪！罪孽深重！我做过特务。我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被郝建国和这场面吓得赶忙顺应地回答，不敢再做半点申辩，然后抬起眼皮窥探着白慧的态度。白慧见他长着一副可憎的容貌，没有血色的干黄的脸，拉得很长，形状象鞋底；松弛的肉往下垂，面颊上都是垂直的深沟；嘴角向下撇，带一种霸道惯了的样子。只看这样子就知道准不是个好人！但此刻他眼里却放出恭敬、殷勤和乞怜的神情。

他是特务——白慧想——反革命的暗箭。手上沾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灵魂是一摊乌黑的臭泥。白慧曾经在银幕和图画上看过的某些特务可憎的形象与眼前这个人重迭在一起了。她气忿得声音都颤抖了：

“你……你认罪吗？！”

特务埋下头。“认，认罪。我接受监督改造，重新做人，赎自己的罪恶！”他做得太服帖了。软软的，象一团破絮；不管他真的也罢，装出来的也罢，反正对他使不出劲儿来。白慧